



梨花雨

肖元生



鸡 · 鸣 · 丛 · 书

梨花雨

肖元生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潘小庆
封面题字 刘如生
插图 沫人

梨花雨

肖元生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45,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500册

书号：10100·664

定价：0.55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鸡鸣丛书》弁言

曙色满天，鸡鸣不已——正是我们这个薪新时代的象
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祖国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四化”的宏图，吸引和组织着十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真有万马奔腾之势。各条战线不断涌现的辉煌成就，激励着更加巨大的奋发。

文学的繁荣也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老树萌青，新芽竞秀，百花齐放，万木参天，从队伍的扩大，到作品的涌流，无不显示着时代精神的飙举，预示着丽日悬天的鼎盛。

江苏向来是人才荟萃之地，在伟大时代的曙光照临之下，江苏同样呈现了晓风畅拂、新露映流的盎然生机。人才辈出，佳作纷呈，驰誉全国的不是少数。

我们深深感到兴奋。我们愿意把这东国的一声声鸡鸣，集中起来，郑重地呈献给祖国壮阔的黎明，作为花束，作为彩霞。

因此，这套丛书就命名为《鸡鸣丛书》。

它将出版江苏中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集。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文学理论等各种文学样式。

我们欢迎江苏的作者和我们密切合作办好这件事情。

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

序

艾 煊

文学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生活的领域是无限的。但每个作家的生活领域又是有限的，只可能和某部分特定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正因为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更需要将自己一部分生活领域蕴藏的潜能，转化成别人作品里所难有的光焰。

陆文夫的许多小说写的是苏州。苏州城虽小，但苏州的社会生活是无限的。工人、教师、小贩、老饕，皆为我友。写得似乎很轻松，似乎在小巷深处走一趟，随便碰到一个什么人，立刻可以把他写得淋漓尽致，跳跃于纸上。因为苏州，是陆文夫的苏州。

高晓声的小说，多写武进。武进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单纯。李顺大、陈奂生，都是那个村上和高晓声胼手胝足、甘苦与共的友人。高晓声是武进的“地主”，武进是高晓声的武进。

肖元生在那个县城里出生、成长，离乡上大学，四年后，仍旧回到他那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

一城一县，便是一座大观园，社会结构层次众多，各色人物齐备。新风旧俗，世态人情，情感、道德、人事变迁，生活波澜永不穷竭。有的人留意于生活中的金戈铁马，肖元生的眼光更注视人的心灵波澜。小儿女情态，青年人心曲，

师长谆谆，慈母抚爱。大学生、小科员、书记、秘书、小伙子、大姑娘，心性、脾气各不相同，有俗有雅，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信手勾勒成图。或正面描容，或侧面绘影，写意、工笔，神态一一。

古代的小说，多是可说的。现代小说，有的仍是可说的，故事曲折渐入佳境，高峰低潮配置匀称，不乏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常有茶饭无心、故事必须听完的诱惑。肖元生的小说，大多不可说，只可读。难以击醒木吸引听众，却可以一低一回，且吟且唱。

电影是综合艺术，溶众艺于一“片”。小说亦需广取众艺之长。小说固须是小说，但也并无程式，亦可似诗似散文。可以融诗之情，散文之神韵于小说之中。此集内不乏此类作品。

近三四年來，江苏一批文学青年，如城市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相互竞高。群秀并出，群雄竞起。和肖元生一样，大多起步于“四人帮”文艺政策破产之日，正如惊蛰春分之于满林春笋一样。时间之短，精进之速，令人咋舌。青年可畏，青年可信，青年可敬。文学创作之高潮，正寄望于今天和明天的青年。

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

·目 录·

序	艾 煜 1
边缘问题	1
新月弯弯	19
顾问伯伯	35
慈母泪	56
一杯喜酒	66
三个秘书	77
梨花雨	90
方殷长	108
房子的喜剧	123
听露	142
孔县长琐记	156
相依	170
箏音如诉	185
无言歌	199
后记	210

边 缘 问 题

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们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一些以前从来不敢接触的“禁区”……

—

一个长着细长高挑眉毛、乌溜眼珠的青年人，拿着一叠文件、报告，进了县知识青年办公室。他打开封面上写着“待办类”的大号活页夹。里面原来夹着的厚厚一叠，只剩下寥寥几张了。翻了一下，那个“边缘问题”还在，屈指算来，已夹在里面两年了。这个有着满腔热忱的青年人，叹了口气，把新的一叠文件、报告夹了进去。

办公室里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等候接待。他打量了老人一眼：约六十多岁年纪，两道浓密的扫帚眉，眯缝着眼睛，由于瘦弱而显出骨骼的棱角分明。老人站了起来，唷，好高呀，比我们的这位年轻人足足高出半个头，估莫一米八差不多。

年轻人乌溜溜的眼珠一转，估计那老人是个下放户，便问道：“老大爷，你有什么事呀？”

“小伙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知青办的秘书小李。”声音低沉略带沙哑，含有诙谐的意味。

老人递过一张纸，手是瘦弱而青筋裸露的。这是一张县委组织部开出的“干部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沈洪同志来

你办协助领导工作。”前些日子，小李就听知青办主任陈非吹过风，说有一位老战友要来工作。想来这老人该是陈非的老战友了。

他热情地把沈洪引到里间的小会议室里，那里有松软的沙发可供休息，然后便上招待所给沈洪联系住宿去了。

沈洪正在看新到的报纸，听到有两个人进了外间。

“这事情到底咋办？”这是女人的尖嗓门。

“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嘛，要按层按级来，你去找镇委，我们不好答复你。”这是一个男人宽洪的嗓音，不象小李，也不象陈非。

“什么按层按级，镇委的圆戳儿不是盖着吗？就是你来打坝！”一个字一个字硬梆梆、气冲冲的。

那个男人不理她，打起电话来：“喂，你是前进公社知青办吗？有件事想向你们了解……你是光辉公社知青办吗？请梅主任接电话……”只听“咔”的一声，大概是那个女人在话筒架上一按，电话刹断了。

“胡闹！你帮四类分子讲话，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男人大发雷霆。

“大帽子压不死人！‘大葱拌豆腐——青(清)是青，白是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倒要问主任，党的政策不执行，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女人毫不示弱，来个针尖对麦芒。

“你……”男人气得说不出话来。

又有一个人进来解围：“有理不在高声，坐下来慢慢说。”这是小李的声音。

那男人脚步踏得很重地走了。

“坐下来，消消气。”小李的声音。

“哼，一句话能把人说得笑起来，也能把人说得跳起来。摆什么架子，地委的主任我都见识过。”

静默了一会儿，那女人又说：“小李，这事情从头至尾你都是知道的。大干部眼睛一闭，甩大袖子，‘鸭吃砒糠——直打干（官）腔’，我们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干部，眼睛一睁，事情就搁在那儿。凭良心说，这个四类分子表现不丑，我们几次评审，要给他摘帽子，总受到什么比例限制。其实，他要有个亲戚当官儿，胳膊窝里办事，也就好办了，我们不讲公道话，谁讲？我是三代市贫，他那个大帽子压不住我！”

“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得了得了，好话说得堆在那儿也没得用，你们那位陈主任呢？”

“出差去了，可能今天回来。”

“好，我等会儿再来。”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小李来到里间，告诉沈洪，说刚才那男的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郑直，分管上山下乡工作，那个女的是红星居委会主任，叫李云芳。

“为了什么问题争执？”沈洪问道。

“边缘问题。”

“‘边缘问题’？”沈洪对这个词儿感到新鲜，只听说过有重大问题，一般问题，从未听说过有“边缘问题”。

“没有听说过吧？”小李得意地笑了，“这是我的发明，就是指的这样一类问题，似是而非，难以决断，到了政治的危险边缘，处理这类问题，就象‘走钢丝’一样，‘保险系数’太小了，使许多干部望而胆怯。”

小李这一描绘，沈洪眯缝着眼睛会意地笑了，爱抚地摸了

一下小李的头发：“象，说得象。你这个小鬼头。”

“还象呢，都被郑直主任批评了。”小李不满地嘟哝起来，“有次我给他写讲话稿使用了这个名词儿，他克了我一通，说：翻遍了各种报纸，都没有找到这个提法，今后不准标新立异。”

“从实际出发标新立异，有什么不好呢？”沈洪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

小李看到沈洪和他有同感，兴奋起来，转身把那个活页夹拿来，取出那个“边缘问题”给沈洪：“罗，今天就争论的这个问题。”

沈洪兴致勃勃地展开一看，是一份关于四类分子马自新的独生儿子从农村迁回城镇问题的请示报告。他仔细审阅了这份报告以后，目光落在上面的两个“批示”上：一次是在七六年上半年批的：“把知青迁回来，照顾四类分子，出这种主意的人，还要不要党的基本路线？！”沈洪看了署名，是县委里那个紧跟“四人帮”的人，现在已经隔离审查。一次是在七七年上半年批的：“拟慎重研究，后期处理。”这次“批示”的笔迹熟悉，是陈非写的。

最近几年，沈洪进学习班受审查，上干校被迫劳动，陈非仍然留在机关工作，他不愿连累陈非，见面时仅打一下招呼，如果有“保护人”跟在后面时，他眯缝着眼睛，象陌生人一样漠然地走过去。两人已经好久没谈知心话了。从“批示”里，他感触到陈非现在的精神状态。

沈洪眯缝着眼睛，含有深意地问：“小李，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依我说，这个问题的边缘一点都不模糊。”小李扬起细长的眉毛，激动地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给四类分子出路呢？”沈洪微笑着，又问道。

这个问题，小李可没有深入思考过，乌溜溜的眼珠转着，一时答不上来。

“小李，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沈洪大而深的眼睛里射出锐敏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四人帮’那条‘宁左勿右’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流毒不浅啊。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得经过顽强的斗争。”他把报告递给小李，郑重地说：“列入急待会办的一类问题中去。”

沈洪的嗓音是低沉的，但话语中涵着深刻的思想，韧性的力量，鼓动起小李胸中的热情。他感到，“边缘问题”就象三棱镜，一束本来看起来是纯净的太阳光穿过它时，就散射成七色，红的、橙的、黄的，界限分明。沈洪对待“边缘问题”的态度，和郑直、陈非迥然不同。他把这份报告再次夹进活页夹时，心情不再是沮丧的，而是充盈着希望。

二

一滴水，映出了飞溅的浪花、卷动的漩涡。“边缘问题”触发了沈洪积蓄心底的愤懑。

他倚在招待所房间的床上，思绪翻腾。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同这条“宁左勿右”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搏击，因而一顶又一顶“老右倾”、“走资派”的大帽子向他压来，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人身摧残向他逼来。当他因为用蔑视的口吻非议过“批邓”，被整好材料内定为“反革命”、准备签发“逮捕证”，而他也支撑起遍体鳞伤的体躯，决心进行生命的最后一击时，历史宣

判了“四人帮”的垮台。他因为有冠心病和其他多种严重疾病，住进了医院。经再三申请，组织部门才同意他到知青办“协助领导工作”。

日沉西山，月照东墙。招待所外面有一片竹林。秋风起了，竹叶瑟瑟，随风漾来一阵桂花的清香。沈洪信步走到室外，顺着香气寻去，穿过竹林小径，找到了那株桂花树。渐渐地，月升中天，光华四溢，桂花的香气弥漫在月色里，醉人、迷朦。沈洪蓦然想到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他从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片银光灿灿的东西，又拿出一片，合在一起，是个白银锁片。他沉浸在逝去岁月的回忆之中……

当他回到房间里时，陈非已坐在那里等他了。桌上放了一把紫砂茶壶和两个细薄透明的杯子。沈洪注意到陈非气色还不错，胖胖的腮，只是眼神不象过去发亮了，眼窝下也隐现出青筋。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啊！”陈非感慨地说，“你蹲在下面，倍受熬煎；我在上面，也是几度浮沉。难得又聚会在一起，知道你有冠心病不能喝酒，就品品清茶，倒也别有情趣。”他见沈洪的目光落在茶壶上的“海眼已过鱼眼生”几个字上，就兴致勃勃地说：“这几年，我对品茶倒有点长进呢。一般的人，只知道要讲究茶叶和茶具，忽视了冲水的学问。‘海眼已过鱼眼生’意思是：烧开的水要略微搁一搁，等大翻的水泡儿没了，冒鱼眼一般大小的水泡时，再冲到茶壶里去，既不损茶叶的色香味，又不致泡不开，所谓恰到好处。”他用手指在茶杯上摸摸，得意地说：“这两只杯子也是越瓷杯的仿制品，你看，有冰玉之感。”

沈洪心里隐隐作痛，语含讥讽地说：“真不简单，成了品茶

的清客了。”

陈非心头掠过一丝不快，转了话题，关切地说：“我已经和组织部门谈好了，你以休养为主。今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办公室里吵闹吧？”

“揪心的不是吵闹，倒是你在马自新独生子回迁报告上的批示。”沈洪眯缝着眼注视着陈非。

陈非的眼神顿时一暗，眼窝下的青筋鼓起来了，脸上的表情一瞬间起了异常复杂的变化，待渐渐平静下来后，冷漠地说：“你有这样的感触，太遗憾了，简直象一个刚踏上社会的幼稚的年轻人。社会的潮流是什么？是一种对于‘左’的崇拜热，本来已经够‘左’了，还要不断地批右，越批越左，先是林彪，后是‘四人帮’，一个比一个厉害，把活生生的人强行按到一个模子里去压制成所谓‘一代新人’，人们的理想志向、兴趣爱好都被扭曲变形了，颜色是要红彤彤的，歌曲是要唱‘轰轰轰’的，孩子取名字也要赶时髦，叫什么‘卫东’‘红卫’。在这种‘左’的崇拜热里，他们以售其奸，把‘宁左勿右’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贴上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标签，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吹嘘成‘精髓’‘总纲’，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成为他们打人的大棒，谁要是对他们的‘左’有一点怀疑，就是修正主义，就要操起这根大棒，把你打翻在地。阶级斗争就是要斗，斗，斗，人斗死了，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完全是法西斯！‘四人帮’倒台以后，‘左’没有过去那么行时了，但人们的精神并没有真正解放，这是长期进行宗教信仰式灌输的灾难性后果。教育、科技战线上搞了一点拨乱反正，好大的阻力！象你说的那个‘边缘问题’人们根本不能接受，这是在‘修正总纲’，那还了得！一连串的责难会向你飞来：‘你是不是同情阶级敌人？’、

‘你是不是怀疑建国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你是不是认为阶级斗争熄灭了?’即使是善良的人,也会怀疑你的神经不健全。”

“你就是看不到李云芳和我们的小李对解决‘边缘问题’的支持。”沈洪对陈非的话有共鸣,但并不完全赞成。

“我指的是干部,正是他们在左右局势。这些人和‘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牵连,工作上勤勤恳恳,但仍然盲目崇拜‘左’,信仰那条‘宁左勿右’的阶级斗争路线。我们的郑直主任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经常不安地嘟哝着:‘批四人帮,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掉了。’‘现在反左,恐怕用不着多久又要反右了’。”

“这是‘杞人忧天’。”沈洪眯缝着眼睛,用嘲弄的口吻说。他想起郑直和李云芳的争执以及郑直对小李的训斥。

“并非没有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没有一次不是以流血失败告终的。政治斗争真是……”陈非正在愤慨地大声说着,突然掩口噤声,用另一只手的指头蘸茶在桌上写了四个字:“风云莫测”。这四个字一下子敞开了陈非心灵上的窗扉,沈洪洞悉了他内心深处的余悸。

“所以,我必须在悬崖的边缘上筑起栏杆,否则,就要摔下万丈深渊,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整个家庭。你我都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五七年反右讲了句公道话,说打击面不能宽,结果两人连降三级,从地区下放到县里来。文化大革命中,我吸取了教训,安分守己,你还是那个犟脾气,被搞得一身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挫折和打击,使有些人颓丧、消沉,相反,有些人会因此更加坚强起来。沈洪就属于后一类人,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熔

铸进他的生命。在陈非倾吐了肺腑之言以后，沈洪也剖腹相见，大而深的眼睛里射出火辣辣的光芒，充满感情地说：“老陈，你对我的友情还象以前一样深厚。这些年来，不是知己，是不讲真心话的。但我不能赞成你在憎恶‘左’的宗教式信仰的同时消沉下去。我们两个吃的苦头是不少的，但是，当我想到那条‘宁左勿右’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象毒蛇一样，这么多年来危害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并且继续在成千成万的骗人、害人、吃人，我就要拚将一腔热血，同他作最后的斗争。现在，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有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有希望……”由于情绪冲动，说得太快、太急了，沈洪感到很吃力，停了一下，说：“也许，还有曲折反复，如有些人所说，政治的反复，在时间的绵延上，以世纪计算，人的寿命最多不过百年。但窝窝囊囊地活百年，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活一天。”

三

正当沈洪打通陈非的思想，并着手到红星居委会搞调查时，小李扬起眉毛，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不满地嘟哝着说：“一切都用不着，‘边缘问题’消失了。”

沈洪和陈非不解其意，小李告诉他们，马自新的儿子刚到知青办来过，不同意回迁，要和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恰巧遇到郑直主任，郑主任已表示支持，还赞扬小马觉悟高。沈洪听了，两道扫帚眉拧在一起。陈非又犹豫起来。

正议论着，门外传来脚步声和李云芳的尖嗓门：“郑主任在哪儿？我也要划清界限！”言语未了，两个人进来了。李云芳

约莫四十来岁，高颧骨，柳叶眉，薄嘴唇，毫无顾忌的神态。她大大咧咧地拖过一把椅子坐下了。另一个是二十多岁显得黑瘦的青年，拘束地坐在长椅上，脸侧转着注视门外。

李云芳一坐下来，就“突突突”象放连珠炮似的：“小马缠着我，要和马自新脱离父子关系，还要办个手续，说郑主任同意他的要求，不回迁了。我说，你丢下了马自新，我们还要养他，里外不还是一句话？小马说我不支持他革命。我想，大家都怕沾边，我就不怕中四类分子的毒？我也要划清界限，请郑主任做好人做到底，把我也解放了吧！”

沈洪眯缝着眼睛，一本正经地说：“那我们今后跟四类分子讲话，都要戴上口罩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那个青年却没有笑，他沉默不语，从脸的侧面看得出神情阴郁。他冷不丁地对李云芳说：“我们去找郑主任吧！”

沈洪笑着说：“怎么，不相信我们能解决问题吗？”

“我不想乞求回迁。”声音是高傲的。

“小马同志……”

“请不要这样称呼我！”他打断了沈洪的话，依然侧转着脸，冷冷地说：“我是敌人。”

一字一字，轰击着沈洪的心。小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敌对心理呢？那条“宁左勿右”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危害啊！

沈洪激动地走到小马身旁，用手揽着他的肩头。这无言的动作所包含的情意，化作一股温热的湍流，穿过小马心中的冰层，使他的痛苦酸辛一下子爆发了。他嚎啕大哭起来。

“不要哭了，冷静一点。要相信党，党是不会抛开你们的。今天在这儿的人都同情你。粉碎了‘四人帮’，各项政策都在落